



第二名

練 愛

李懿純

練愛



李懿純

也許吧……這就是人生，在時間流逝的同時，我們的愛也要有所成長，開始吧！我的愛……

有時認真地在鏡子前端詳著一張半熟悉的臉？在別人眼裡那是怎麼樣的臉孔？眼中是怎麼樣子的我呢？

十九年前，鏡子前的小人兒臉上看見的是問號，什麼時候我的臉再也露不出愉悅的笑容？什麼時候我的臉露出都是悲傷的表情？但此時此刻只想問：為什麼？母親的淚就如那沒拴緊的水龍頭，那一滴！一滴！一滴！又一滴永無止盡的滴傷我幼小的心靈？為什麼，親朋好友面對我父母總是嘆氣開頭，而以搖頭結尾？為什麼，父親比以前更愛喝酒，酒瓶堆成足以將我淹沒的金字塔？為什麼，我們期待的小妹妹似乎是所有事情的始作俑者？不久我知道，上帝在妹妹的眼睛裡宣判了死刑！拼命搶救才勉強保住一眼的些微視力，但在我眼裡承擔這判決的卻是我親愛的父母，為什麼？而那年，我五歲。

我從未想過我與父母之間會這樣硬生生地闖入一個第三者，隨著妹妹一天天的長大，我看見鏡子中的我，表情一天天猙獰、可怕，從父母眼裡看出去的永遠是那獨眼的妹妹！父母手掌握著的不再是我凍得冰冷的小手，那只關心我的雙眼不會在我身上停留，剩下的是晚歸回家的怒罵。睡覺時我總半夢半醒，叫罵聲依舊在耳裡迴盪，原來感情是如此容易被取代，曾經擁有的「愛」是多麼微不足道，父母總要我好好照顧妹妹，別傻了，那誰照顧我呢？我眼中的怒火就是唯一的回應。那年，我十二歲。

槍聲一響！碰！青春開跑：家對我而言已是遠在天邊，在外自由奔放！我是這大地的支配者，奔跑、跳躍、放縱，開懷無拘束，可惜我的微笑只能留給太陽看，當太陽西下……漸漸昏暗的天色，夜晚宣告另一場腥風血雨的開始毫不留情開轟！誰說家是避風港？家根本是戰場，當你面對著一兩張冷到刺骨的

臉！你會在他們的雙眼看見你一閃即逝的恐懼，也同時看見今天戰役的結果。每次戰敗後回房裡！瞧見坐在書桌念書的那個表面性的妹妹，使我感到更加疲累！但是錯覺嗎？她原本就貼近書本的臉，似乎一天天貼得更近了？那年，我十八歲。

真的沒想過有那天的到來？當我知道妹妹僅存不多的視力在一場手術正式燃燒殆盡，不照鏡子我也知道我的表情是怎樣的，它……不會笑了，那木然的表情一點生氣也沒有！曾經那伶牙俐齒的小嘴，一開一合中只有一個字「痛」，那是什麼樣的痛？我沒有勇氣去推開那扇她已破敗不堪的心門！我應該是要恨她的？我應該是要為了她的完全失明而開心的？我應該是要因她有今天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感的？可我知道我沒有。第一次看著從不在別人面前掉淚的她那樣淒厲的哭喊，她顫抖地抓著母親的手！從嘴裡吐出含糊不清的四個字：「我不活了。」

我心中有什麼疙瘩，似乎一下子都剝落了？我知道以後，她！很難再突然拉著我的手喊姐姐；她！很難再悄悄把她捨不得吃的糖放在我手提袋裡；她！很難再無生息的將我零亂的抽屜整理乾淨；她！很難再半夜起身為我關燈蓋棉被了。少了她笑聲的房間，擺滿了家具仍是如此的空，可是……真正空了的似乎是我的心臟？第一次這麼渴望地想接近她，我的妹妹！

推開房門，我的眼神告訴了母親我壓抑許久的渴望，母親會意的點點頭走了出去，我想說些什麼……但又說不出什麼……我走到床沿握起她的手，她虛弱地將她冰冷的手從我手掌抽離，我的淚水無聲的在眼眶裡吶喊：「我是姐姐啊！」我輕聲的告訴她，她說：「我知道！妳走進來時我就知道妳是誰了！」我心中泛起了滿肚子的疑惑：「那為什麼不讓姐姐握握妳的手呢？」她告訴我：「我怕我的手弄髒了妳。」我說：「怎麼會？為什麼這樣想？」她說：「曾經我

們出門時，我希望牽著我的手的不是爸爸媽媽，而是你的手，每次我被外面小孩嘲笑時，我總是期待著你會握著我的手跟我說聲沒關係！拉著你的手想與你分享我的喜悅，卻一次又一次被你甩開，你發現新奇的東西拉著別的小妹妹去看，我總希望被你拉著的那人是我，可是……永遠都不是我！我在想，是不是我的手太髒了，會弄髒你的手？」聽完這些話，我拼命搖著頭：「不是這樣的！姐姐沒這樣想！」我清楚的看見我雙手不停的顫抖。突然，我發現從她眼裡流淌出兩行黃色的液體！我急了：「怎麼了？是不是眼睛又痛了？」她吃力的搖搖頭：「你從不知道我多愛你！可是我卻知道你多恨我！當每次我的心意換來你的冷眼時，我也想著要恨你！可是我知道我是愛你的！所以我一直想著能做些什麼讓你不再那麼恨我？可是……現在我累了、失明了，以前能為你做的……我已經不能再為你做了！」我又搖搖頭，眼淚早已不自覺的滑

落：「不，現在換姐姐握著妳的手，有好吃的糖留給妳，妳那天為我整理好的抽屜姐姐不再弄亂，換姐姐幫妳蓋被子，等妳好了，我們一起出去玩。」兩個十幾二十歲的女孩，在此時此刻卻都像孩童般天真的笑了。我握著她的手，這次，我們彼此感覺到彼此的溫暖。

走出房門！心中一塊大石放下了！恍然大悟，原來過去的十幾年我一直學著怎麼恨，恨父母、恨妹妹、恨所有的所有，「家」只是供我睡覺的地方，沒人了解我的天地，「父母」只是會限制我行動的禁止標誌。心中的結，開了！那些我曾經不安、忌妒與憎恨的心理作用！它們才是真正奪走我幸福生活的原兇。

這次我真的輕鬆地笑了，從未有過的感覺，在霎那間，清晰地叫我永生難忘。心中很清楚知道我愛我的家，我愛我的父母，我愛我的妹妹！突然想用心地培養這些愛，我知道我想讓我的家人再次擁有笑容！特別是我們家的小天使！除了開刀後因痛的呻吟，直

到傷口恢復地差不多後，才感覺到，她真的累了，有時她坐著，一整天就是坐著，臉上無任何表情，平靜！真的平靜嗎？我這樣問自己，但顯然，那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。

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三四個月！妹妹的情緒起伏開始令我們全家快招架不住，她身體的好轉，卻是吞食她生存的力量。她的笑容變得好可怕，她開始傷害自己！激烈的、殘酷的，若可以，我根本不懷疑她會將自己撕裂。不知道為什麼？在一次她自殺失敗後我憤怒了：「是的！妳死了全世界還是一樣轉動！不會因為妳而停留！但我們呢？這些愛妳的家人呢？妳認為那是種解脫嗎？那只是另一種束縛罷了，妳還不懂嗎？無論妳今天變成什麼樣子！我們會陪著妳，為什麼媽咪會哭，因為她愛妳、為什麼爸爸每次都這麼害怕妳跌倒？因為他愛妳，為什麼我這麼生氣？因為我愛妳，而妳呢？」我激動地哭了，輕輕地擁抱著她：

「我知道妳覺得全世界沒人了解妳！我知道看不到讓妳有多恐懼，我知道以前簡單的事都變得有多難，雖然我沒辦法完全體會這些痛！但我知道…我真的都知道！」我從不知道我內心是這樣想的！但似乎我心中早已存在這些台詞。

妹妹在我與父母的關心與照顧漸漸露出笑顏，但是她眼睛的情況依舊不穩定！她的左眼曾經因為眼壓太高，且已不再有作用，而動了破壞手術，而現在右眼也失明了，眼壓依舊日漸高升！我曾經建議她也將右眼破壞了吧！但她的回應又讓我上了一課，她說：「當左眼破壞了的時候！我感覺它死了！不再有溫度，那冷冷的感覺讓我心痛，它從沒帶我看過這世界！可是它是我身體的一部份！我永遠沒辦法忘記！手術完第一次摸著它的感覺，我的確因為眼睛吃了許多苦！可是我愛它們！全天下的醫生都說沒救了，只要我的右眼還有一點光，我不會放棄它，因為我愛

它！它痛，那表示我沒有好好照顧它！那不是它的錯！」我微笑了！我的妹妹，她在愛的學分中表現地讓我讚嘆！

我在家的時間多了，也直到現在才真的感覺：「我回家了？」說真的，與家人在同一屋簷下十幾二十年，我卻不知道如何與他們相處？人生沒有如果，過去的不會回來了，幸福的是我愛的人都還在，今天永遠都是起跑線，開始學著觀察、學著行動、學著關愛！而心中看見的自己一天天地美麗！與父親一同看棒球為建仔加油！與母親一同上街為家人添購日常用品！與妹妹分享看到的有趣新聞與笑話……小小的事，我卻有大大的幸福！父親節的擁抱、母親節的大餐、妹妹生日的小小驚喜……而受益人也包含我在內！

我朋友們都問我是不是談戀愛了？感覺我全身充滿愛的氣息？我總是微笑著說：「是呀！我『練愛』了。」